

再見了！ 慈光七村兄嫂們

■ 汪煥曦

政府播遷來臺，帶來六十萬國軍外，還有極少數軍眷；爲使有眷官兵心無旁鶩，專心從事作戰、訓練，政府對軍眷之安頓，煞費苦心，在有限資源運用下，選在偏僻鄉野土地上，兵工們用木材、竹子、稻草、泥巴、搭建了一棟棟尙能遮風蔽雨的簡陋眷舍，即讓眷屬們歡欣雀躍，往後的日子不必再流離失所，露宿街頭。就這樣安定了軍心，鼓舞了士氣，穩定了臺灣。

隨著時代的更迭，歲月的增長，工商業的進步和繁榮，使歷盡風霜雨雪的陳舊眷舍，一棟棟進入「垂暮之年」，大多數已經腐朽、蟲蝕，遇到颱風、地震，都會天搖地動，令人驚心動魄，像這樣老態龍鍾的眷舍，那裡能夠與周遭林立的現代化高樓大廈

→ 汪煥曦先生71年底退伍後，轉任工廠管理員；圖為76年5月，自慈光七村騎車上班的「英姿」。



相比！

我婚娶比較晚，配到眷舍前，家眷常隨個人職務調動、部隊移防而遷居；孩子接連出世後，搬家更感麻煩難當，所以需要一棟安身立命的房子，就如同大旱之望雲霓。

正在為「房事」一籌莫展之際，因資深績優，獲分配到婦聯會捐建的職務官舍，真是令我們欣喜若狂！

隨即於民國七十年一月搬遷進住。

我們這一群來自五湖四海的老兵們，有緣集居在一起，真是三生有幸！大家所從事的工作，所過的生活，所希冀的理想，差異有限；家家戶戶都是齒唇相依、雞犬相聞、同甘共苦、休戚與共的好鄰居，比遠在天邊的親人還要親密。

平時，各眷戶的先生



↑ 75年12月，汪先生之妻蔡杏花女士（左一）和鄰居們在慈光七村家門前合影留念。

們，不是遠戍金馬前線，就是在臺澎基地，執干戈、衛社稷，與妻兒聚少離多；偶爾返家探眷時，只要遇有左鄰右舍家眷生病的，孩子因故無人照顧的，水電損壞無法修理的，或是遭受意外導致經濟困難的，便有人發起「互助會」，月繳一千、五百，竭力相助，解決鄰居燃眉之急！

軍眷們素來有勤儉持家、相夫教子的優良傳統，有空閒就會找些工作來做，以貼補家用，進工廠、當小販、做保母，或是在家承辦外包，縫補塑膠鞋面——那時台中地區是製鞋業王國，享譽國際。如今卻已成夕陽工業，讓人唏噓。

眷村就是超級大家庭，一家有喜慶，家家歡慶，人人歡喜，筵席一開就十桌八桌，老朋友、老長官、老同事見面，有那道不盡的烽火時光，說不完的豪情壯志，划拳、喝酒、勸菜，熱情景

象，終生難忘懷。

歲月不饒人，我們已走進「老兵不死，只是逐漸凋零」的境況，離開了軍營，有些身壯體健者，認為虛度時光有些可惜，於是捲起袖子，投入職場，創造事業第二春，我也在這樣情景下，經老潘、老彭介紹走進了工廠，而老楊、老周、老邵等也在我推薦下再投入職場。彼此照應、互相幫忙已是眷村傳統精神。

有些先進，或體弱多病，或不願委曲求全，或經濟條件較佳未謀職，村內活動中心便成消遣好場所，有的下棋、打橋牌，有的搓麻將、打乒乓，有的踩跑步機鍛煉身體，更多時間論時局、談新聞，真是身繫天下安危，對國事、家事，依然念茲在茲，只嘆年長體弱，無力再為國效勞。

環境變遷，眷村改建勢在必行，但各地眷村情況各不相同，

有的在原地改建成美輪美奐的高樓大廈，我們「慈光七村」，則在輔助購置民間市場成屋後，功成身退，於民國九十四年十二月十日開始拆除。睹物思人，昔時村內點滴和溫馨感人事蹟，依舊深深烙印心田，無限惦念。

廿餘年朝夕相處的老鄰居，都已遷居新房，雖是一份喜悅，更有依依不捨的情懷；爲了配合政策，只好向諸兄嫂子侄們說聲再見了，那天大家有喜事臨門時，可別忘了邀請朽邁的老汪，只要能走、能吃，我一定趕赴筵席，向諸位兄嫂討杯喜酒解饑。